

明

紀

冊九

卷之三

三

明紀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二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七年春正月辛亥改作肅州嘉峪關額曰鎮西 二月甲子以去年

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修省求直言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

馬文升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

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

承應元宵鼈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眩

惑心志帝深納之 工部尙書賈俊致仕俊廉慎居工部八年中官

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人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

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皆

執奏得寢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董工役職尤

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南京禮部尙書劉璋代爲工部亦數有爭執名亞於俊 王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 顧溥鄧廷瓊等分五路刻期並進副使吳倬遣熟苗詐降誘弋富架入寇伏兵禽其父子官軍乘勝直擣其巢連破一百一十餘寨生繁長腳以歸羣蠻震懼癸巳廷瓊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庶可久安因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 戊申兩畿捕蝗 夏五月甲辰陳銳及太監李興同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設貴州都勻府於都勻衛城升麻哈長官司爲麻哈州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爲獨山州改清平長官司爲清平縣並屬府兼領都勻等長官司 初白昂請開高郵裏河六月工成賜名康濟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 丙午工部侍郎徐貫巡撫副都御史何鑑經理南畿水利 阿黑麻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陝巴及

哈密乞朝廷亦還其使者張海等以聞請再降敕宣諭廷議言先已  
降敕今若再降有傷國體宜令海等自遣人往諭不從命則仍留前  
使盡驅新使出關永不許貢仍檄罕東赤斤諸部相機進討又言陝  
巴被虜孱弱可知即使復還勢難復立宜革其王爵居之甘州今都  
督奄克李刺總理哈密事與回都督寫亦虎仙哈刺灰都督拜迭  
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且修濬苦峪城塹凡番人散處甘涼者令  
悉還其地給以牛具口糧若陝巴未還不必索取從之 馬文升謂  
復哈密非許進不可乃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南京太常寺  
卿陳音卒音負經術於世故璣屑事多不解方爲翰林時論者以學  
問該博稱程敏政文章古雅稱李東陽性行真純稱音各爲一時冠  
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八月擢李東陽  
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 九月丁亥以水災停  
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留關鈔戶鹽備振 蔣琮與南京兵部郎中婁

性廣洋衛指揮石文通相訐連數百人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諸罪遣官按不服再遣司禮太監趙忠大  
理寺少卿馬中錫往一訊得實應天府尹樊瑩初若不爲異者琮覘  
知大喜及奏上入其傷山脈事性除名琮下獄免死充孝陵淨軍  
興王祐栎之國安陸馬文升言今民田日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  
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縣布帛之輸京  
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  
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  
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  
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  
防邊供饋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繁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  
令困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

本詔下所司詳議是時倪岳亦言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請頒成式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湖廣按察使林俊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請著爲例不從 李興至山東肆威虐紮辱按察使冬十月副使楊茂元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然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及陳銳專委劉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畫工藝士宜悉放還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茂元守陳之子也 改鎮遠金容金達長官司爲鎮遠州設流官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時南京地亦震御史宗彝

等請召用彭韶何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懋彭程不報  
劉大夏  
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  
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  
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毫渦  
河俱會於淮然後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  
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船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晝夜  
不息決既塞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互三百六十里又  
築金龍等口新堤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  
水大治十二月庚午帝遣行人齎羊酒往勞改張秋爲安平鎮甲戌  
大夏等言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  
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  
議如其言 張海緜謙見敕書將棄陝巴甚喜卽逐土魯番貢使羈  
其前使百七十二人於邊閉嘉峪關繕修苦峪城令流寓番人歸其

地拜疏還朝言官交章劾海謙經略無功下獄貶秩 己卯振甘涼  
被兵軍民給牛種 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稅糧 太監  
李廣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爲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耿  
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而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  
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降除用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呂獻等皆  
論奏裕亦再疏爭不聽廣復導帝遊西苑侍講學士王鏊講文王不  
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少詹  
事王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  
中官賜食勞焉

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慶成宴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嗜學公暇手不釋卷  
小王子犯涼州壬子甘肅總兵官劉寧與戰抹山墩禽斬五十餘  
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

副將陶楨兵亦至寇乃遁俘其穉弱獲馬駝牛羊二千 許進沿鎮告諸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能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鎌塞外何以慰遠人諸將難之乃獨與劉寧謀厚結小列禿使以四千騎往殺數百人小列禿中流矢卒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戊午邱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劉文泰往弔濬妻顧氏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齕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爲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矯激聞者駭愕徐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多不悅平樂義寧二王訏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詔與湖廣巡撫都御史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絕屬吏以羨金贐揮之去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爲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構於帝 乙丑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閣預機務遷方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 劉大夏築塞黃陵岡及金龍

等口七處旬有五日而畢河上流復歸蘭陽考城分流南入於淮潰  
決之患少息運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三月壬辰免湖廣被  
災稅糧己亥寧夏地震十二水聲如雷壞邊牆墊臺房屋壓傷人

帝之爲太子也太皇太后育之宮中省視萬方及是太后病瘡始

愈誥諭羣臣曰自英皇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  
四年猶一日茲予偶患瘡皇帝夜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

勤俾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徐貫初奉命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貫乃令蘇州

通判張旻濬吳江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復開吳淞  
江並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於海開白茆港白  
魚浜鮎魚口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以注於江開斜堰七鋪鹽鐵等  
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達於海乃開湖州之溇涇洩西湖天目  
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

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諸陡門洩漕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於大江又令浙江參政周季麟修嘉興舊堤三十餘里易之以石增繕湖州長興堤岸七十餘里夏四月甲寅工成凡修濬河港涇瀆湖塘陡門堤岸百十五道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爲多壬戌諭吏部都察院人材進退考察務得實跡不可偏聽枉人乙丑封都督同知張延齡爲建昌伯鶴齡之弟也山東撫按言楊茂元所奏供億之費多過其實李興陳銳亦連章劾茂元妄詔遣錦衣衛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憇節乞還楊副使至下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憇冤狀中官多感動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詔謫長沙府同知謝病歸始設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副都御史以布政使金澤爲之五月己丑免南畿被災秋糧進陶魯湖廣右布政使魯言身居兩廣而官以湖廣爲名於事體非便乃改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嶺西道事人稱之爲三廣公國子監祭酒林瀚言監生在

監者少不敷撥歷請開科貢倪岳言科舉已有定額不可再增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歷事須日月滿方與更替使諸生坐監稍久選人亦無壅滯從之 六月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許進劉寧爲請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卻之 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府江永安諸竇亂閔珪調兵十萬分四哨往討戊子副總兵歐磐自象州修仁直擣陸峒所向摧破已偕諸軍連破山砦百八十斬首六千有奇 馬文升以阿黑麻桀驚欲大創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略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問道兼程進可得志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許進往討太皇太后春秋高思一見崇王見澤帝特敕召之倪岳言數年來三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返勞費兼水溢旱蝗

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入朝雖有故事自宣德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敘之恩實塞疑讒之隙非故事也徐溥亦以爲言帝重違太后意不允既而言官交章及之乃請於太后事得已 八月癸亥以四方災異數見敕羣臣修省 改馬湖府爲流官知府安氏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一方始靖 冬十月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徐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從之 倪岳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十一月詳次其日月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采納 己酉免直隸被災秋糧許進厚結小列禿之子卜六阿反使斷土魯番道無令東援牙蘭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丙午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前行劉寧與中官陸闍統二千五百騎繼發十二月甲

寅諸軍俱會羽集弋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臥進出帳外勞  
軍有異鳶悲鳴將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  
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衆以罕東兵未至欲待之進曰潛  
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乙卯冒雪倍道進辛酉奄至  
哈密城下初馬文升授方略命進從間道往而進仍由故道牙蘭遂  
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並進拔其城獲陝巴妻女賊退保土刺者  
八百人問之皆哈密種或欲殲之進不可令勿攻遣使撫諭之遂下  
分兵守諸要害而還 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三清乃道家妄說  
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矯誣甚矣  
郊祀樂章皆太祖親製豈可雜以時俗詞曲臣等不敢奉詔且國家  
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謀謨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弼  
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  
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啓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

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鴛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帝嘉納之初榆林僅小堡屯兵備冬自移鎮後城隘弗能容巡撫延綏都御史熊繡請增築千二百丈從之繡練兵積粟邊政修舉 韓靼數入遼東諸處殺掠甚衆亦卜刺因王等入套駐牧小王子及脫羅干之子火篩相倚日強爲東西諸邊患

九年春正月戊戌吏部尙書耿裕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裕坦夷諒直諳習朝章在秉銓無愛憎亦不徇毀譽自奉澹泊兩世貴戚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 中旨改徐恪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之 二月庚午免河南被災稅糧 辛未右通政使張璞大理寺少卿馬中錫閱邊 四川巡撫都御史馬俊請追卹宋濂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 三月韓靼入宣府大同黃

花鎮 哈密屢破遺民入居者日暮虞寇閏月阿黑麻復來攻固守  
不下始散去諸人自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求濟邊臣以聞  
請給廩食處之內地葉淇不可曰是自貽禍也詔賜牛具穀種并發  
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赴苦峪及瓜沙州耕牧以圖  
興復 王越結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  
言等交章論命仍致仕 夏四月戶部尙書葉淇致仕淇直亮有執  
能爲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 周經代淇爲戶部尙書  
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  
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  
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 岷  
王膺鈺不檢下武岡州知州劉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膺鈺怒奏  
於朝戊子命遣錦衣官逮遜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言錦衣天子  
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率左證百人